

# 澳門公共圖書館中的公共領域

謝靜珍\*

在人們的印象中，公共圖書館不過是普通的借書和還書的地方，其實公共圖書館的功能遠不止此。公共圖書館因其所彰顯的知識自由、理性主義、平民化等獨特的精神，而成為現代民主社會的基礎建設之一。澳門共有三個公共圖書館系統，80多間規模不等的官辦或民營的公共圖書館和閱讀室<sup>1</sup>，享有世界上圖書館最多的地方之美譽。<sup>2</sup>這些圖書館和閱覽室分佈於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見證澳門歷史，服務澳門居民，體現澳門的人文精神，是澳門社會重要的基礎設施。近年來，學者已經從圖書館的歷史、資源、分類等方面對澳門的公共圖書館進行了研究。<sup>3</sup>本文將從社會政治學的角度，運用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尤爾根·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探討公共圖書館在提升本地公共領域精神方面的貢獻。

## 一、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

尤爾根·哈貝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傑出代表人物，也是西方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他在1962年出版的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提出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理論，探索人

---

\* 澳門科技大學教授。

1. 郭子健、王國強：“2010澳門圖書館統計與分析”，《兩岸三地機構知識庫發展》，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2012年，第109-110頁。
2. 何麗珈：“澳門——世界上圖書館最多的地方”，《圖書館雜誌》，2006年，第7期。
3. 楊開荊、趙新力：《澳門圖書館的系統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伍家駿：“澳門公共圖書館信息資源共享現狀及評價”，《圖書與情報》，2008年，第6期；何麗珈、曾愛群、羅瑞文：“杜氏圖書分類法與澳門八角亭圖書館”，《圖書館論壇》，2005年，第24期；楊開荊：“澳門圖書館的館藏規劃與資源共享”，《大學圖書館學報》，2000年，第18期；倪波、吳國材：“澳門的公共圖書館”，《圖書館論壇》，1996年第1期，等等。

權和民主是如何從君權神授的政治體制中產生的。根據哈貝馬斯的分析，公共領域的誕生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當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貿易的發展以及隨之帶來的巨大社會變化，使封建君主無法再以個人的能力和權威進行絕對統治時，公共領域便產生了。公共領域意指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的政治討論空間，包括咖啡館、市場和文學沙龍等公共場所，以及集會和結社等政治手段，也包括報紙和雜誌等出版物。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用這些論壇，自由自主地討論社會政治生活的重大問題和重大社會政策，交流思想和觀念。<sup>4</sup>公共領域針對的政治目標是當時的王權統治，是資產階級為爭取社會權利所使用的一個非暴力手段。

公共領域承襲古希臘的公共討論範式，汲取18世紀啓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的思想精華，具有鮮明的人文主義特徵，是資本主義早期佔主導地位的理念。當資產階級成為統治者後，公共領域更多地是一種制度，“目的是通過公共討論，一方面對政治權力加以監督，另一方面加強政治權力的合法性。”<sup>5</sup>如果公共領域在早期是與王權相抗衡的資產階級爭取政治話語權的非暴力行為，那麼隨著資本主義民主的發展，它逐漸成為社會底層獲得政治權利的手段。原先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婦女、移民、同性戀者、美國黑人等社會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物借助不同形式的理性對話和辯論，逐步爭取到政治權利並成為民主社會中平等的一員。公共領域體現的是一種理性批評和理性對話精神，通過市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積極參與，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向前進，使社會變得更加合理。

作為哈貝馬斯最著名的思想之一，公共領域自產生後一直激發西方學術界對20世紀自由主義的民主、文明社會、公共生活和社會變遷等問題的討論，但是其中也不乏批評和質疑。有學者指出十八世紀公共領域中佔主導地位的是富有的資產階級白人男性，社會弱勢群體並沒有參與。<sup>6</sup>也有學者認為公共領域因在西方歷史上只在少數國家存在

---

4. 陳勛武：《哈貝馬斯評傳》，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4頁。

5. 陳勳武：《哈貝馬斯評傳》，第64頁。

6. Douglas Kellner, "Habermas,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mocracy: A Critical Intervention," 2000, [http://knowledgepublic.pbworks.com/f/Habermas\\_Public\\_Sphere\\_Democracy.pdf](http://knowledgepublic.pbworks.com/f/Habermas_Public_Sphere_Democracy.pdf), May 23, 2014.

過，所以帶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更有學者認為公共領域很不完善，因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婦女逐漸爭取到政治權利時，卻是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在資本主義社會開始衰退的時候。<sup>7</sup>但無論如何，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因激發人們對真正民主產生的條件進行思考，而受到西方社會的重視。

## 二、公共圖書館中的公共領域

相對於大學圖書館、企業圖書館等其他類型的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具有相當大的獨特性，它以平等利用為基礎，不分種族、性別、年齡、宗教信仰、語言、社會地位或政治傾向，向社會各階層提供免費的信息服務。21世紀的公共圖書館精神或價值可以歸納為以下八點：保管的職責、知識自由、理性主義、推動閱讀和培養求知能力、保證和提供無限制的使用和獲取信息的自由、保護隱私、彰顯民主和社區的安全港灣。<sup>8</sup>其中，知識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是公共圖書館最重要的價值和理念。知識自由是圖書館服務的核心，也是民主發展的基礎，它保證每一個公民既具有保留和發表意見的權利，也有查詢和接收信息的權利。<sup>9</sup>一個充分吸收知識的社會，更能夠使民主與理性相結合，從而超越民主的原始形態。知識自由也是最基本的人權之一，因為“獲得各種形式的知識、創造性思想和智力活動以及公開地發表言論是人類的一項基本權利。”<sup>10</sup>公共圖書館是最沒有門檻的社會機構，對所有的公民一視同仁，向他們平等地提供求知的機會，立場鮮明地提倡和奉行知識自由，是當代社會無可否認的公共善體（public good）。公共圖書館之父安德魯·卡內基曾豪邁地說，“自由

7. Mary Ryan, "Gender and Public Access: Women's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in C.J.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 pp. 259-288.

8. Michael Gorman, *Our Enduring Values: Librarian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0, pp. 26-27.

9. IFLA, "Theme Report 2004," 2004, p.95, <http://www.ifla.org/files/assets/faife/publications/theme-report-2004.pdf>, May 16, 2014.

10. IFLA, "IFLA Statement on Libraries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 <http://www.ifla.org/publications/ifla-statement-on-libraries-and-intellectual-freedom>, May 23, 2014.

公共圖書館是地球上獨一無二的民主的搖籃。在這個文字的共和國，地位、官職和財富都顯得無足輕重。”<sup>11</sup>所以，公共圖書館是最值得政府投資的社會機構。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哈貝馬斯認為公共圖書館的產生在時間上與公共領域是同步的。18世紀中期，資產階級的審美趣味在劇院、博物館和音樂會中佔主導地位，而當時鼓吹資產階級道德觀念的各種道德報刊和文學作品更是風靡歐洲，最具有代表性的莫過於英國作家塞繆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平淡無奇的資產階級道德說教小說《帕梅拉》<sup>12</sup>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哈貝馬斯在書中指出，“《帕梅拉》出版後兩年，第一家公共圖書館成立，接著讀書俱樂部、閱讀小組和會員制圖書館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sup>13</sup>第一家公共圖書館是否如哈貝馬斯所說，是在小說《帕梅拉》出版後兩年成立，是個有待商榷的結論。但是，圖書館的專業化管理和專業圖書館管理員確實從1750年以後開始出現。也就是說，從1750年到19世紀下半期，當資本主義發展基本完成，歐洲的圖書館也大致完成了自身的專業化管理建設。<sup>14</sup>因此，圖書館的知識自由、理性主義和求知的權利等核心理念直接承襲資產階級的思想精華。

公共圖書館中的公共領域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圖書館通過保存文獻和信息，提供不受限制的信息使用和獲取，來建設和推動理性對話。第二，圖書館以中立客觀的態度，通過建設平衡的館藏，收藏和提供古今各種知識和思想，來推動社會融入和維護理性批評和理性辯論的原則。第三，圖書館的悠久歷史證明其具有通過利用收藏和整理好的古今資源來考察任何假設、法律、著作和政策等的命題和

11. Andrew Carnegie, *The Boundaries of Freedom and Order in American Democracy*,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86.

12. 小說的女主人公-帕梅拉是貧苦人家的少女，在一個富人家裡做女僕。年輕的男主人愛慕她的美貌，就用各種辦法引誘她。帕梅拉牢記所受的道德教育，珍視自己的貞潔，不為所動，並一次又一次機智地逃脫男主人的不良意圖。小說結尾，男主人被帕梅拉德的品德感動，帕梅拉自己也墜入愛河，兩人結為正式夫妻。

13.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1, pp. 49-51.

14. “History of Libraries,” April 21, 20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libraries](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libraries), May 23, 2014.

基礎是否正確和合理的權威，從而發揚公共領域中的民主精神，延續作為公共領域核心精神的理性辯論。第四，通過政策和具體的工作，圖書館力求服務那些沒有受到甚至不希望受到圖書館服務的人士，促使信息服務和讀者教育真正的大眾化、平民化。<sup>15</sup>

綜上四點，公共圖書館因其中立客觀的立場，向全體社會提供包含各種觀點和思想的文獻和信息，而成為思想交鋒的場所。也就是說，就某一特定事件或概念，公眾可以通過檢閱圖書館的館藏去了解歷史上各方的意見，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從而形成自己的觀點。也正是通過對正反方意見的了解，公眾培養理性思辨精神，成為不受愚昧控制的知情的公民。所以，公共圖書館是培養理性辯論精神和延續18世紀公共領域的最佳場所之一。

認識公共圖書館的價值，對於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和普通大眾都同樣的重要。如今有些圖書館專業教育偏重於教授圖書館事業的知識和具體技能，忽視對行業精神和價值的教育，這是不正確的。對圖書館價值的教育和對具體技能的培訓同樣重要。如果說資源和技術是公共圖書館發展的硬件，對圖書館價值的維護和推崇則是圖書館健康持續發展的軟件和核心。圖書館管理員不僅需要掌握熟練的技能，更需要深刻地理解和認同公共圖書館事業的價值和使命。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工作中真正有效地體現所從事的事業的價值。公共圖書館的發展也非常需要公眾的支持。公眾對其價值和意義的了解是圖書館獲取社區支持的關鍵的第一步，當公眾成為圖書館的忠實使用者和支持者，才會主動地使用圖書館的服務並從中受益，才會對它的運作和發展獻計獻策。也只有這樣情況下，政府才會看到公共圖書館存在的理由，為其健康長期的發展提供充足的經費。

### 三、推進本地公共領域精神發展的澳門公共圖書館

從1895年澳門中央圖書館正式成立到現在，澳門的公共圖書館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跨越三個世紀。圖書館成立的初衷是為了提高

---

15. John Buschman, "On Libraries and the Public Sphere," *Library Philosophy and the Public Sphere*, Vol. 7, No. 2 (Spring 2005), pp. 1-8.

澳門本地的大眾閱讀風氣。據記載，當時因澳門的閱讀風氣遠遠落後於香港、上海、天津等姊妹城市，有識之士指出，圖書館正是社區提供文化教育和幫助市民提高文化水平所需的公眾設施。<sup>16</sup>在一百多年的時間中，澳門圖書館一直以教育本地大眾為己任。例如，作為澳門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圖書館——中央圖書館透過推動閱讀的方式，來履行“教育社會大眾、傳播知識、傳承和宏揚文化、倡導健康與休閒閱讀”等主要任務。<sup>17</sup>

從成立的初衷到澳門中央圖書館現在的使命，澳門的公共圖書館從來不僅僅是一個借書的地方。它的服務有很多的內涵，包括教育社會大眾、傳播知識、傳承和弘揚文化等。這些內涵與普遍的公共圖書館精神聯繫在一起，將能夠為推動本地公共領域精神作出貢獻。

首先，豐富多樣的館藏有助於培養公民的理性辯論精神。從16世紀中到19世紀，澳門一直是遠東的一個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中西結合的文化創造了多元的文獻資源，澳門公共圖書館的最明顯的特色是擁有中文和葡萄牙文同樣豐富的館藏。它的中文文獻包括“世界各地華人及內地出版的中文文獻，臺灣也不定期向澳門公共圖書館贈送各類文獻，形成澳門公共圖書館多國文獻的藏書特色。”<sup>18</sup>外文文獻中，葡萄牙語館藏最豐富，除此之外，還藏有可觀的英語、法語、德語及拉丁語等書籍、報刊和文獻。這些資源記錄了澳門作為一個葡萄牙前殖民地的歷史發展進程和回歸祖國後的成長，對它們的學習和研究將讓澳門市民對澳門的歷史和文化有客觀和理性的理解，有利於培養他們的理性思辯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位於澳門市中心的八角亭公共圖書館。八角亭建築由當時澳門的本地建築師陳焜培先生設計，建成於1927年。1947年，當時的澳門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何賢先生購入八角亭並將其捐贈給中華總商會作閱覽室用。據記載，它也屬於民國時期大陸、香港和澳門

---

16. 澳門文化司署：《澳門中央圖書館》，澳門，澳門政府印刷署，1992年，第13頁。

17. 澳門中央圖書館：《圖書館簡介》，2012年7月，<http://www.library.gov.mo/cn/general/library.aspx>，2014年5月16日。

18. 李武：“澳門圖書館事業發展歷史及現狀”，《圖書館建設》，第S1期，2001年，第290頁。

鮮有的幾家商會圖書館。<sup>19</sup>1948年，八角亭圖書館正式開放，成為本地第一家中文圖書館。它也是澳門20世紀80年代中文藏書量最大的圖書館，當時收有3.4萬冊中文書籍。<sup>20</sup>從開放的那一天起，八角亭圖書館運行至今，是文化與信息相結合的典範。現在，館內藏有2萬多冊的圖書，向居民提供90多種以中文為主的報刊雜誌，另外還藏有50至70年代的《華僑報》、《澳門日報》、《文匯報》、《大公報》、《光明日報》等報紙的合訂本。這個小小的八角亭是一個名符其實的信息中心，它的存在允許澳門居民及時知曉澳門及鄰近地區發生的各種事件和出現的各種問題，及各方就某一特定事件的看法，有助於培養居民入世和參與的精神，使他們成為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

其次，澳門的公共圖書館因為提供免費的網絡服務和各式的電子報刊資源而推進澳門的公共領域精神發展。在現代社會，網絡是獲取大量信息的場所，也是各種對話和公共討論發生的場所。有學者在對網絡作為澳門的另類公共領域研究中指出，“網絡被看作是由無數個充滿矛盾、分歧、衝突、與爭論的論述空間所構成的場域，也是處於支配狀態下的民衆群體爭奪話語權、形成反抗霸權力量的另類空間。”<sup>21</sup>網絡一方面幫助民衆及時迅速地了解世界各地發生的大事以及各方對事件的看法。另一方面，民衆利用網絡社交工具發表意見，交流看法，形成公共討論。在澳門，網絡的普及率很高。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的數據，2013年澳門共有152,900戶住戶使用互聯網，比率為82%。<sup>22</sup>但是，澳門的網絡服務也存在著收費高、網速不穩定等問題。澳門的公共圖書館向全民提供免費的網絡服務，成為近20%的因不同原因還沒有購買網絡服務的居民可隨時使用的免費服務，也為每一個到訪圖書館的讀者提供方便即時的網絡，不管他們有否購買網絡服務。比如，在2013年公眾對澳門中央圖書館的免費網絡服務使用

---

19. 馮佳：“民國時期商會圖書館”，《圖書情報工作》，第9期，2010年。

20. 王國強：“澳門圖書館館藏資源發展的歷史與概況”，《圖書情報工作》，第11期，2003年，第11頁。

21. 劉世鼎、勞麗珠：“網絡作為澳門的另類公共領域”，《新聞學研究》，第1期，2010年，第255頁。

22. 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2013年住戶使用資訊科技調查》，2014年5月2日，<http://www.library.gov.mo/cn/general/library.aspx>，2014年5月23日。

了71,928次。結合上述的網絡中的公共領域精神，澳門公共圖書館因其免費的網絡服務推進本地公共領域精神。

另一方面，公共圖書館因提供的各類免費電子資源，尤其是電子報紙和期刊，有助於培養本地的公共領域精神。電子資源是實體館藏的強大補充，其中一個功能是讓讀者使用和獲取他們在實體館藏無法獲取的信息。以澳門中央圖書館為例，澳門的公共圖書館向社區提供中葡關係450年數據庫、慧科電子新聞數據庫、龍源期刊雜誌網、華藝電子圖書、EBSCO電子報刊等富有特色的電子資源。這些電子資源，尤其是慧科新聞、華藝電子圖書館和EBSCO電子報刊，是瞭解各種觀點的很好的公共領域。《全民網上閱讀平臺》更是一個集電子書籍、報刊雜誌、專門資料庫等資源為一體的使用起來非常方便的互聯網門戶。讀者通過對這些資源的使用，學習和了解各種觀點和看法，培養理性思辨的精神。

第三，澳門公共圖書館通過舉辦各種講座推進本地的公共領域精神。舉辦各種主題鮮明的講座是公共圖書館為澳門居民提供的一項重要服務。講座本身就是一種對話，是演講者與聽眾之間的心得交流。一個反應熱烈、講者和聽者很多互動的講座成為理性對話的場所。筆者曾親眼目睹，在2014年4月13日澳門中央圖書館舉辦的“書空間•文化空間”講座中，演講者和聽眾之間的積極互動最後使講座演變成了一場對閱讀、圖書館和社區文化的認真思考和理性討論。所以，圖書館舉辦的各種講座有助於培養居民的批評精神，從中發生的理性對話有助於推進本地的公共領域精神。澳門的公共圖書館為此也要舉辦更多的講座。

最後，澳門公共圖書館的包容精神與公共領域精神息息相通。公共領域中的對話和理性精神體現的是對他人意見的聆聽和尊重，以求最終達成一個適合大多數人的解決方案，因此具有很強的包容（tolerance）和包含（inclusion）的精神。澳門的公共圖書館服務的對象是每一個市民，甚至澳門短暫駐足的遊客，體現的正是這種包容和包含精神。而澳門作為一個多元的文化，它的總體精神就是寬容和包含，所以公共圖書館是彰顯澳門精神的代表性機構。另一方面，自博彩業開放以來，澳門以各類娛樂休閒場所聞名，賭場、飯店和高

級購物中心等場所熙熙攘攘，反映的是澳門繁榮的經濟和興旺的旅遊業，但是造成的印象卻是一個紙醉金迷的澳門，而不是有四、五百年歷史和文化底蘊的澳門。公共圖書館因其公共圖書館精神和公共領域精神而成為體現澳門人文精神的場所和機構，所以大力扶植和宣傳公共圖書館有助於提升澳門的人文形象。

#### 四、結語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雖然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但是體現了哲學的批判精神和社會改造功能。它推動民主建設，鼓勵公民參與理性辯論和公共爭論，激勵他們為社會進步發揮積極的作用。公共圖書館是當今世界彰顯公共領域精神的為數不多的場所和機構。知識自由、無限制的獲取信息、理性辯論、公民教育等公共圖書館精神與公共領域一脈相連，是推動社會進步和使社會變得更加合理的動力。澳門80多家公共圖書館和閱覽室是澳門巨大的社會財富，加深公眾對圖書館價值和理念以及圖書館發展與社區精神之間的關係的認同和理解，使公共圖書館的概念在澳門有新的內涵，對建設優質、長期健康發展的圖書館服務和培養公民精神至關重要。

